

湧

明

幢

朱國禎

著

小

品

第十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
學
社

PDG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目錄

鶴二則

羣鶴招鶴二則

燕巢

鳥之屬二十六則

鳥田

白鹿三則

異獸

獅象二則

犬七則

虎十一則

牛

生善道

兩牧犢相銜

相牛法

牛禁二則

猴

猫

豕

獸之屬十八則

龍十三則

龍鳳名狀三則

猪龍

龜三則

蛇六則

毒食三則

魚五則

水井魚

進鮓

蜆蚪

神魚

雜物五則

物理五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明 湖上朱國禎輯

鶴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變生馬。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譽其至矣。

陳州倅盧其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卧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之鶴。果爾。當即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吊。爾幸留者。當如孤山并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為寫溪塘泣鶴圖。中繪□□□一鶴。其□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

羣鶴招鶴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閱

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構巢啣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徐司訓覲宅近啟聖祠縱奴射鵲合邑之鵲無不帶前者一日鵲銜火焚祠有鵲數百盤旋烈燄之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世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其家亦頽。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鷺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烏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啟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鳥。狀似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鐵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為沽羅。

禿鷲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咬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禿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咬。魚鳥為之一空。蓋禿鷲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於關。至死不解。桂林有烏鴈如鵝。而紺碧。鬢頭有冠。尾垂一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在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其處有鷄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

廣西有山鳳狀如鷲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枕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為犬子。灰色短尾。隨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海鷓神俊。善辟蚊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蛟常為害。持鷓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鵠。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多。不害稻梁。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噪之。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即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鵠。千百為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為君。長居前。正赤者為五伯。正黑者為鈴下。緗色雜赤者為功曹。左脇有白帶者為主簿。各有

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為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鷦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瑩錄號碧纒翁陸龜蒙號絳禽三輔黃圖號屬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鼯今咸陽有鳥鼠山唐詩中徃徃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聞梟聲成都學道署柏樹參天上有梟巢好事者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無獻者貴陽用鳥鏡驚之其聲稍遠然鏡聲昔昔不絕官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為殃蓋多則不足恠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

蛇無雉。雁宕山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雞賤耶。

工部徐謫典化縣人。畜一天鶩。徐有往。鶩必從之。或入朝。則鶩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鶩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鶩。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雞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鳥田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注。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遠。亦產此異矣。蓋天生以應世王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於縣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於玉柱峯之下。踰月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巴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生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鮫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期帝時。為合浦令。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鮫所築城及南山。皆以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為尚書郎。夫白鹿稱瑞。而至於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高七福鹿。似馳而花。靈羊。長角馬。哈獸。相張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三尾龜。

獅象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

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鬚。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於海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狡狴日行五百里。爾雅。狡狴類彪。食虎豹。世謂白澤狡狴皆即獅子耳。

豕豕類也。張腹而藏。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於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及見獲於胡大海。太祖宥之。命為行省參政。令與曹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於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於鮎魚口沙上。明道嘗有所畜犬。為我軍所得。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跽沙瘞之。上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

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死於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適賊既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死。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踰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犬觸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嗚嗚啣衣。搖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書。中年傳家政於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磔縣四門。起於秦德公。蓋狗別胤主。善守禦。故以為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

金屬押金以畢春氣使不為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國則否。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污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鄰肉以歸。鄰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錢。旦日啟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鄰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錢歸屠。犬即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糠覈。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憑僕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生獵徒也。再世為秀才。今為犬。後生將復為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悞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為之。

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於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傍。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視其人。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貨贖之。衆亦義其所為。相與釋縛。縱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為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鄰人。薄暮為虎所嗜。聞空中呼曰。業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百餘。曝朝曦。補袖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婦人僂。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父飢。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留。笑曰。去此不知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雨聲如前。久之。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為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尚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見人。負端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叉。對虎中立。二人

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叉接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即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為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察院。升大槐枝頭。耿耿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為首。削堅竹。灸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擎尾。一手取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眾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都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則鐵鎗都折。折則虎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眈人而眈地。目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應。不作聲勢。固自難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齧其項。棄之。直衝

而馳仆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由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格。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撐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於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於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駢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屍以歸。思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眾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為之贊。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

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為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奮誓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視。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鄰。憇於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新鞭虎。且鞭且誦。踰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於古城。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於山舍。方弗校。即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即死於虎。若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突來。攫其騎。啞其臂。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緇着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過潘板橋。橋布水狹。而修下瞰湍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編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即返。候明。得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報王祠。疑神助。